

## 赤松子中诫经

撰人不详

轩辕黄帝稽首，问赤松子曰：“朕见万民，受生何不均匀，有宝贵，有贫贱，有长命者，有短命者，或横罹枷禁，或久病缠身，或无病卒亡，或长寿有禄，如此不等，愿先生为朕辩之。”赤松子曰：“生民穷穷，各载一星，有大有小，各主人形，延促衰盛，贫富死生。为善者，善气覆之，福德随之，众邪去之，神灵卫之，人皆敬之，远其祸矣。为恶之人，凶气覆之，灾祸随之，吉祥避之，恶星照之，人皆恶之，衰患之事，病集其身矣。人之朝夕，行心用行，善恶所为，暗犯天地禁忌，谪谴罪累事非，一也。人之朝夕为恶，人神司命，奏上星辰，夺其蒜寿，天气去之，地气著之，故曰衰也。”

黄帝又问曰：“人生寿命合得几许？”对曰：“人生堕地，天赐其寿，四万三千八百日，都为二百二十岁，一年主一岁，故人受命皆命二百二十岁，为犯天地禁忌，夺其蒜寿，天气去之，地气著之，故曰衰也。”

黄帝又问曰：“人生寿命合得几许？”对曰：“人生堕地，天赐其寿，四万三千八百日，都为二百二十岁，一年主一岁，故人受命皆命二百二十岁，为犯天地禁忌，夺蒜命终。”又问：“或有胎中便夭，或得数岁而亡，此既未有施为，犯何禁忌？”赤松子对曰：“此乃祖宗之罪，遗殃及后。自古英贤设教，留在《仙经》，皆劝人为善，知其诸恶，始乃万古传芳，子孙有福。夫人生在天地之中，禀阴阳二气，皇天虽高，其应在下，后土虽卑，其应在上，天不言而四时行，上下言而万物生，人处其中，瓷心情欲，凡人动息，天地皆知，故云天地四知也。人不言报天地之恩，发言多怨天地，天生争民，以乾表父母，日月表眼目，星辰表九窍，风动火力为暖气，寿命终时，总还归土。天上三台、北辰、司命、司录差太一直符，常在人头上，察其有罪，夺其蒜寿：若夺一年，头上星无光，其人坎坷多事；夺蒜十年，星渐破缺，其人灾衰疾病；夺其蒜寿二十年，星光殒来，其人困笃，或遭刑狱；夺其蒜寿三十年，其星流散，其人则死；时去蒜尽，不周天年，更殃后代子孙，子孙流殃不尽，以至灭门。人不自知过犯，只言短寿。故天不欺物，示之以影，昼夜阴阳，雷电雨雪，虹霓效晕，日月薄蚀，彗宇飞流，天之信也；地不欺物，示之响应及生万物，江河流注及至枯涸，山崩地动，恶风怪木，飞沙走石，水涝虫蝗，饥荒天旱，瘴疠灾疫，地之信也。鬼神不欺物，示之以祸福、怪异、灾祥，是鬼神之信也。国主不欺物，示之天地和，星辰顺，灾殃灭，四方归，万姓安，人君之信也。人之所行，发言用意，莫言天地如此，故圣人云：‘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’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凡人逐日私行，善恶之事，天地皆知其情。暗杀物命，神见其形；心口意语，鬼闻人声；犯禁满百，鬼收其精；犯禁

满千，地录人形；日行诸恶，枷锁立成，此阴阳之报也。皇天以诚议，故作违犯，则鬼神天地祸之也。”

黄帝又问：“神仙善恶之兆，见蒙福偕，更可为朕审而述之。”赤松子对曰：“修身制命，治性之法，清朝常行，吉气专心，记念善语，善行善视。一日这内，三业不生，三年之内，天降福星，皆为福报也。如人清朝常行恶语、恶行、恶视，教人为恶，日造三年之内，祸患及身，亡财，减口，地加妖气，人必衰矣。天之九丑是人间之九横，夫善者恶之符，恶者善之信也，”

又云：“善人者，恶人之师；恶人都，善人之资；吉者，凶之证；凶者，吉之余也。有善人常遇灾衰，多般祸患，先人之余殃也。故一生修善之人，不必择良时吉日，凡用使之时，自然得凶中之吉，百灵潜护，神煞避矣。一生为恶之人，纵拣得吉日良时，及至用日，却值吉中之凶，恶神害之，福神避矣。世人终日常修善行，自然天增福寿，和气霞光，此乃形影之道也。欲得不衰不耗，与天相保，天地禁忌、得失、修身制命之道，今具言之。人为一善，神意安定；为十善，气力强盛；为二十善，身无患害；为三十善，所求遂意；为四十善，殷富娱乐；为五十善，子孙昌盛；为六十善，不遭误犯、恶人牵累；为七十善，所学显贵；为八十善，获地之利；为九十善，天神护之；为一百善，天赐其禄，逢遇圣贤；为二百善，扬名后世，子孙富贵迁禄；为五百善，五世子孙受封超爵；为六百善，世世子孙忠孝富贵；为七百善，世世出贤哲人；为八百善，出道德人；为九百善，出圣人；为一千善，出群仙，古迹善政，天道所录，见身加，进位登仙，福及子孙，生贤出圣也。

“若人为一恶习，意不安定；为十恶，气力虚羸；为二十恶，身多疾病；为三十恶，所求不遂；为四十恶，坎坷衰耗，凡事乖张；为五十恶，终无匹偶；为六十恶，绝来子息；为七十恶，阴鬼谋害；为八十恶，水火为灾，非横烧溺；为九十恶，贫寒困弱，疮疥风颠，为一百恶，天气害之，横事牵引，弄法恶死；为二百恶，地气害之，资贼火灾；为三百恶，世世出下贱人；为四百恶，世世子孙穷贱贫乞；为五百恶，子孙绝嗣；为六百恶，世世子孙盲聋症，出痴颠人；为七百恶，出五逆不孝犯法子孙；为八百恶，出叛臣逆子，诛来亲族；为九百恶，出妖巷之人，夷来族类；为一千恶，世世子孙异形变体，为禽兽不具之状，积恶之殃满盈，祸及数世矣。此为司命夺，星落身亡，鬼拷邦都，殃流后世。”

黄帝又问曰：“司命夺人寿，世人作何罪所招？”赤松子对曰：伏以世上之人，自犯悔咎，却言天道不平，有屈不自分雪，咒诅怒天；办禁枷锁，怒天；饥贫疾病，怒天；寒暑霜雪，怒天；昼夜短长，怒天。自为恶事，祈咒於天，逆四时，违五行，对三光裸体赤露，便利向三光星辰社庙之前，见日月薄蚀

不救，贪自欢乐，不敬天地鬼神，不孝父母，呵骂风雨，毁拆圣人典教，破坏社庙，穿掘坟墓，取亡人财物，欺诈盲聋哑之人，窃盗金帛，将秽污泼他人，屋舍妄外，破除衣服，以不净器物盛诸饮食，厌咒生人，埋符地下，妒贤嫉能，养诸蛊素养，杀害物命，遗无头文状，谗损平人，发觉他人私事，闭塞道路，填筑沟渠，偷他人物，抛弃用药，听伐他人树木、苗稼、花果、园林，损害六畜，秽污井灶、宫观、庙宇，身身孝服，唱歌作乐，放火烧山，破除他人产业，涸绝池沼，捕采水族鼃鼃龟鱼，与人结交，违背盟折，轻慢神道，奸诈诬罔，口是心非，恶言谗斗，僻要诤讼，教人官事重告，裸露对人，披发饮食，损善益恶，润己侵人，酷信邪师，教人非法，攻杀无罪，执正为非，恃势邪七，入轻为重，春行杀伐，夏诛诸命，秋则见恶不改，冬则开掘地世故，离他人骨肉，好杀恶生，自重轻人，欺孤凌寡，败他成己，危他取安，借贷不还，誉己毁彼，和恶逐势，卖弄他权，阴毒面慈，见杀加怒，知过不改，见善不从，背亲向，慢高傲下，不受父母、师友教诲，妻妾谗斗，取小下言语，轻弃骨肉，施恩却悔，乐短他人穷，窥他密事，调谗奸他妻妾，非道而行，夺人恩爱，窃他善事，自主己有，以重罪牵引平人保证，轻慢上下，不择尊卑，恃酒凌物，用物不当，抛弃饮食，轻贱衣服，非分求觅，不避危亡，得新忘故，弃本逐末，知恩不报，欺逛谩人。

“右所书过犯，八百余件，略而言之，不可具载，但世人有所犯，皆犯本照。星辰奏闻上帝，攻星、六律、四时、八风、九宫、五行，先令司命夺，令人短寿，令诸殃祸延及子孙。”

黄帝又问曰：“人犯天地禁忌夺，有数人之罪，如何？”赤松子曰：“人为天地之本，当为善。伏缘世人，外貌和柔，内怀阴妒，触犯禁忌，罪累非一，被司命一一录奏。应是世人遭弄杀者，或两军权上持阵场死者，一为自身为犯宿业相讎，二为五运相交，太一伐之，数值迁移之历，运合磨灭之灾殃。”

黄帝又问赤松子曰：“朕闻先生所说，世人违犯，卧不安席，罪可解乎？”对曰：“罪有可解者，有不可争者。世人偶行非道，心能悔过，是可解也。若闻不信，知过不改，为恶转多，心素养炽盛，不可解也。”

赤松子曰：‘人行善道，天地鬼神赐福，助之增延寿考，无诸恶事，何以不为善道？但世人尊敬天地、三光，不犯禁忌，孝爱父母，和顺兄弟，怜愍孤独，救接贫病，敬重师长、古来圣贤、乡里老人，教示不违，卑谦恭敬，每遇风雨寒热、恶星异、日月交晕，亏犯薄蚀，皆宜念善，敬远鬼神，祭祀天地，上录其菌，增延禄。见人为恶，劝告人修善，若遇善人，敬而从之。或见凶危，将心救护，自就艰难，与人平衡，将己轻事，替人重役。劝告人不为官事口舌争讼。葺理义井沟渠修填道路，不以小失其大，不以大弃其小。见人有所

失，为其痛切；见人有所得，为之内喜。扶羸护弱，施恩济惠孤贫，恭谨卑逊，让禄他人，天录中功，变增遐寿，子孙获福。如有志信不违，心崇道德，不避危险，救溺江湖，无淫外色，不侵他人屋宅产业，不非理损害物合，好生恶杀，礼敬不亏，常习经书，恩不忘报，惠人不悔，宽怀忍辱，尽忠尽孝，不逞威仪，不本用财物，不爱华丽之服修，馔食不非分杀命。自我作古人，无不亲，无自贤，无自善，无自解，无自富，无自矜，无自专，无自誉，无自重，无自尊，无自大，无自用，无自可，大录下功皆增寿。又加倍多者，人能事君尽忠，事父尽孝，不傲慢，敬师长，开悟童蒙，光赞师傅，修身谦让，和睦上下，抚爱均平，不听谗邪，直心用行。妇人孝顺公婆，敬顺夫婿，清贞洁行，饮气吞声，省晨昏，和颜悦色，无私奉上，并蒙加弑君，子杀父，事师违背，业成忘师，悖乱无礼，不识亲，逞恣自我。妇人违背父母，不孝公婆，轻贱夫婿，口舌诽谤，头号乱六亲，盗窃慵，比邻为恶，皆夺福寿，恶病缠身，生遭人憎，死附地狱。”

黄帝又问曰：“更有人间至妙之道，可得闻乎？”赤松子曰：“夫人修持善恶，自起於心。心是五贼之苗，万恶之根。夫人之心，拟行善，善虽未成而善神已应矣；心起恶，恶虽未萌，凶神已知。故君子千日行善，善由未足，片时造恶，恶便有余。至如僭夺吞并，亦起于心，有得有失，会在天道。又有起心害人，未必便得，乃其死生枯荣，变由运也。经云：‘天有五贼，见之者昌，失之者亡；教法五德，行之者昌，背之者亡。行之为温良薛俭让、仁义礼智信，背之为恶逆、贪妒、杀凶、暴乱、欺诳、诈佞。’世人多行五北，心常九念：见他人家荣贵，说他往日风尘，起心愿他流贬；见人宝贵，笑他往日贫穷，愿他破散；见他财帛丰盈，起心教人劫守；见他妻妾美丽，起心愿债主身亡；借贷他人财物不得，起心懊恼恨多；见他偶有危难，说他往日之非；自生身父母，早愿亡歿，要财物屋宅，此是愚人九念，是以天地鬼神恶之，赐其殃祸，夺其寿也。心行五德之人，常怀九思：见他荣贵，自思福业缘薄；见他谷米盈仓，自思不勤力管种；见他金玉资财，自思非我所有之物；见他美色妆妾，自思匹偶，不生乱心；见他屋宅宏壮，自思弊陋，且安；见他旧曾于己不足，遭官府，起救援之心；欠他俩负，目下未有还填，长思忧负勤偿之；或欲借贷他人财物，自思旧无恩力；见他事养君亲，常思无辛勤酬答。世人能终日行此九思，弃前九念，为上智明慧人也，见世获于福佑，庆流子孙，横祸非灾不可及也。”

黄帝又问先生曰：“智人何等次之？”对曰：“有三等，皆为仁者之人。上智者明天文，察地理，不学自晓，不教自解，默而识之，辩音律，鉴贤愚，心慈愍，不轻人，识成败，知进退，别存亡，此人虽贫而终富，暂卑而终高

，此上智人也。中智者通会经书，常存礼敬，见贤思齐，扶危救弱，惠施不悔，忠孝不亏，言不伤物，卑逊温谦，此未学而终悟，虽未显而终达，此中智人也。下智者修善人也，改往修来，就业而思学，笃信善恶之事，不侵他人财物，保命惜身，会道理，识文法，自能好弱，自怕灾衰，如此兢兢而无过失，不遭横祸，此下智人也。”黄帝言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此言不可数于功德。谨依所说，录示众人，作大津梁。”诸群臣稽首而退，依教奉行。